群經平議

羣經平議卷二

德清俞樾

周易二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 以下彖傳

注曰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時是也尚書舜典惟時懋哉史記五帝紀作維是勉哉皋陶謨咸若時夏本紀作皆若是蓋時是古通用故史公遇時字每以是字代之六

位時成猶詩云百祿是遒百祿是總也時乘六龍以御天猶繫辭傳云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也時乃語詞蓋言乾之爲德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於是成於是乘六龍以御天也語詞而以實義釋之恐非傳義

天造草昧 屯

注曰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

樾謹按廣雅釋言草造也造與草本雙聲字故聲近而義通此當以造草二字連文草亦造也天造草昧言天道造草之時猶冥昧也王注云始於冥昧正得其解但以草昧連讀則失之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師

注曰毒猶役也　集解引干寶曰毒荼苦也　釋文引馬云治也

瀸謂按尚書微子篇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世家作天篤下災亡殷國昭二十二年左傳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是毒通作篤篤通作督皆聲近而義同此傳毒字當讀爲督爾雅釋詁督正也以此督天下言以此正天下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克夏而正天下高注曰正治也正有治義故督亦有治義馬訓治於傳義爲近干氏王氏之說胥失之矣

地道變盈而流謙 謙

集解引崔憬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爲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

樾謹按如崔氏說則盈謙皆變矣此泥變字之義而失之也呂氏春秋至忠篇顏色不變高注曰變毀也是變有毀義地道變盈而流謙言毀盈而流謙也與天道虧盈義正相近又剝彖傳剝剝也柔變剛也柔變剛者柔毀剛也集解引荀爽曰五者至尊爲陰所變于義轉迂矣

分剛上而文柔 賁

注曰剛柔不分文何繇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檝謹按如注義則柔來文剛亦可云坤之上六分居二位何獨於剛上文柔乃言分乎是於分字之義未得也此卦六二一陰爻居初三兩陽爻之間所謂柔來而文剛也九三上九兩陽爻包四五兩陰爻於中所謂分剛上而文柔也以其有兩陽爻故言分若依注義專指上九一爻又何分之有定其說之不得也

鼎象也

注曰法象也

樾謹按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辭而獨於鼎言象義不可通集解引虞翻曰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此亦曲爲之說耳象當爲養說文人部像象也從人象聲讀若養字之養凡說文讀若之字其聲既同其義亦通如勼聚也讀若鳩而今勼聚字亦作鳩竺厚也讀若篤而今竺厚字即作篤並其例也周易象字依說文本當作像像讀若養則亦可叚爲養矣鼎象也猶云鼎養也下文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是其義也學者不知象爲養之叚字故不得其義

漸之進也漸

注曰之於進也

樾謹按王氏讀漸字絶句亦非也此承晉傳而言晉傳曰晉進也故此傳曰漸之進也所以別於晉之進也晉與漸雖並有進義然漸則以漸而進其義微有不同故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正義曰漸漸而進之施於人事是女歸之吉也此說極合傳義經曰漸女歸吉傳則釋之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辭義本無可疑自王氏誤讀漸字絶句後儒遂疑之字爲衍文矣

乘木舟虛也中孚

注曰乘木於用舟之虛則終已无溺也用中孚以涉難若乘木舟虛也

樾謹按王氏此注所說不了集解引王肅曰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木之舟也若然則當言虛舟不當言舟虛矣詩谷風篇正義引鄭注曰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鄭君此注亦有舛誤阮氏校勘記謂自當作船未知是否至虛字之義當以鄭注爲塙總名曰舟則名曰虛而合言之曰舟虛猶禮記言魚鮪魚其總名

鮪其別名左傳言烏烏其總名烏其別名古人屬
文自有此例也二王不解虛字故所說皆非
天行健乾 以下象傳
樾謹按健卽乾也以健爲乾亦猶以順爲坤說詳坤
象辭武氏億經讀考異謂乾古作𠤎見古今韻會今
按𠤎卽健之異文猶巛卽順之省文若竟以𠤎爲古
乾字亦猶王肅注家語竟以巛爲古坤字胥失之矣
知光大也坤六三
注曰知慮光大故不擅其美
樾謹按光與廣通光大卽廣大也說詳王氏引之經

義述聞知當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亦猶志也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張湛注曰志謂心智㳅志知古通用知慮字可以志爲之故志氣字亦可以知爲之知廣大也言其志之廣大也

衍在中也需九三

集解引虞翻曰衍流也中謂五也侯果曰二應於五水中之剛故曰沙知前有沙漠而不進也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

樾謹按二說以湑爲長詩伐木篇釃酒有衍毛傳曰衍美皃是衍卽有美義衍在中也猶云美在中也正與九三傳云災在外也相對成義

患至掇也訟九二

集解引荀爽曰下與上爭卽取患害如拾掇小物而不失也　釋文曰鄭本作惙陟劣反憂也

樾謹按二說義均未安惟此字鄭荀各異疑皆非本字古字葢止作叕荀訓拾掇故從手鄭訓憂故從心耳說文叕部叕綴聯也患至叕也言患害之來綴聯不絕也今各本皆作掇古字古義俱亡矣

不足以與行也履六三

樾謹按以字衍文也傳文本云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與行也古與以二字通用上句用以字下句用與字文異而義同史記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楊雄傳曰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與以互用正與此同學者不知與字之郎以字而更加以字於與字之上轉爲不辭矣

卑以自牧也謙初六

注曰牧養也

樾謹按牧固訓養然身以自養於義未合荀子成相篇請牧基賢者思楊倞注曰牧治然則身以自牧者身以自治也方言曰牧司也又曰牧察也司察二義皆與治義相近雖亦從牧養一義而引申之然詁經者當隨文以求其義未可徒泥本訓矣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臨九二

注曰若順於五則剛德不長何繇得吉无不利乎全與相違則失於感應其得咸臨吉无不利必未順命也　正義曰未順命者釋无不利之義未可盡順五命須斟酌事宜有從有否故得无不利也

樾謹按傳文止曰未順命也並無有順有不順之義王氏此說殊不可通集解引荀爽曰陽感至二當升居五羣陰相承故无不利也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若然則咸臨吉无不利以陽升之五而言未順命也又以陽在二而言兩句各成一義全非孔子作傳以解經之旨矣荀氏此說亦未盡合今按雜卦傳曰咸速也咸臨者言臨之速也其說已詳爻辭傳意蓋言咸臨所以吉无不利者以陽尚在二未升之五羣陰尚未順從故欲其臨之速也自咸字失解遂并傳義而不可通矣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无妄

注曰與辭也猶皆也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也

正義曰按諸卦之象直言兩象即以卦名結之今云物與无妄者欲見萬物皆无妄故加物與二字也

樾謹按物與无妄四字卦名也因卦名多兩字者而此獨四字則於文不便依但曰无妄猶習坎二字卦名也因乾坤震巽離艮兌皆一字而習坎獨二字則於文不便故但曰坎也坎象辭稱習坎而无妄象辭不稱物與无妄則已從省矣惟彖傳尚存其舊耳正義所云殊爲曲說世傳歸藏卦名有大毒畜小毒畜

卽大畜小畜也雖未必可據然毒與育通老子釋文曰毒之今作育是也育之義爲養畜之義亦爲養畢言之曰小畜大畜重言之曰小毒畜大毒畜未爲無義是故小毒畜大毒畜三字卦名也物與无妄四字卦名也聖人設卦觀象而命以名安在其不可以三字四字乎

滕口說也 咸上六

注曰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況在滕口薄可知也　正義曰滕口說也者舊說字作滕徒登反滕競與也鄭元又作媵媵送也王注義

得兩通未知誰同其旨也

樾謹按王氏蓋從鄭作媵媵之義爲送故以憧憧往來爲說取往與送義相近也若作媵則與憧憧往來全不相涉矣正義訓義得兩通猶未達王氏之旨

君子以自昭明德注

注曰以順著明自顯之道　正義曰自昭明德者昭亦明也謂自顯明其德也周氏等爲照非注旨也

樾謹按集解引鄭元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照其德虞翻曰君子謂觀乾乾爲德坤爲自離爲明乾五動以離日自照故

以自照明德也鄭所傳者費氏易虞所傳者孟氏易而其字皆作照然則古本固不作昭矣照與昭古通用照明即昭明也孫叔敖碑處幽暗而照明劉熊碑誕生照明竝其證也此傳之義當從王弼作昭其字當從鄭虞作照竟作昭則非古字矣

下不厚事也　益初九

注曰時可以大作而下不可以厚事得其時而无其處故元吉乃得无咎也　正義曰厚事猶大事也

樾謹按經言利用爲大作而傳言不可厚事則傳與經異旨矣恐非也說文厚古文作垕故厚字即與后

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厚與后古字通用之證后訓後厚亦訓後釋名釋親屬篇曰后後也釋言語曰厚後也莊子列禦寇篇注静而怯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然則下不厚事猶云下不後事謂下不可徒受上之益雖當損上益下之時必利用為大作乃元吉无咎此即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之義

莫益之偏辭也 益上九

注曰獨唱莫和是偏辭也

樾謹按釋文偏辭首篇孟作徧云周帀也尋繹文義

以作徧爲長惟周帀之訓尚未盡善此徧字解經文莫字徧之言盡也淮南子主術篇則天下徧爲儒墨矣高注曰徧猶盡也是其義也凡言莫者如莫非莫不之類皆是極盡之辭若有不盡然者卽不得言莫矣故曰莫益之徧辭也王氏所據本作徧是以所解未得傳義集解引虞翻曰徧周帀也三體剛凶故至上應乃益之矣是其字正作徧而其義卽用流氏周帀之說然經言莫益之而注言乃益之豈可通乎學者但當據虞注以訂正經文不必苟同其說也

積小以高大升

釋文曰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

樾謹按集解引虞翻曰君子謂三小謂陽息復時復小爲德之本至二成臨臨者大也臨初之三與爲高二之五艮爲愼坤爲積故愼德積小成高大是虞氏之易正與或本同然下言高大則上宜言與小今但言積小疑本作積小以成大正義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者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然則孔氏所據本正作積小以成大故以積小善釋積小之義成大名釋成大之義也此蓋古本如是後人誤衍高字而作

積小以成高大叉叉誤刪成字而作積小以高大皆於文義未安背失之矣正義云云是其所據本不誤其述經文必作積小以成大今作積小以高大此後人以既誤之經改不誤之疏非孔氏之舊也且其上文曰地中生木升者地中生木始於細微以至高大故爲升象此文易之曰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恭前言高大者以卦名升故必加高字以見升象此言合抱者以傳云積小以成大言大不言高故但言合抱以見其大也此孔氏措辭之密學者可藉以考正經文矣

行惻也井九三

注曰行感於誠故曰惻也

樾謹按經文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傳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但稱述經文而其義自見孔子作傳自有此例如比象傳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大有象傳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傳文行字卽經文爲字壘予經上篇曰行爲也然則行惻卽爲惻正義解經文曰爲猶使也而淮南子說山篇高誘注曰行猶使也也蓋行之與爲其義通矣王注云行感於誠實非傳義

信如何也 鼎九四

注曰不量其力果致凶災信如之何　正義曰言信有此不可如何之事也

樾謹按注及正義說皆于文義未安信當讀爲身周官大宗伯職侯執信圭鄭注曰信當爲身是其證也又信伸古通用荀子儒效篇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楊注曰伸讀爲身亦其證也信如何也卽身如何也既覆公餗其身將如之何言必不免也王氏解爻辭曰既覆公餗體爲渥沾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此正與傳義合但不

知信為身之良字故於傳文不得其解耳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漸

注曰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　正義曰

君子求賢德使居位化風俗使淸善

樾謹按賢德善俗相對成文居字包下二事而言當

漸進之時不可不愼必有賢德善俗而後居之故曰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居必擇鄉

是其義也自解者誤以居賢德為一事善俗為一事

遂有疑賢字為衍文者矣

天際翔也 豐上六

注曰翳光最盛者也　正義曰如鳥之飛翔於天際
言隱翳之深也
樾謹按鳥飛翔於天際何以轉謂之隱翳王氏蓋從
翔字取義淮南子俶眞篇雖欲翺翔其勢焉得高注
曰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翔然則翔者
鳥高飛而張其兩翼也故有翳光之義正義云云似
于王氏之旨尚未達也
失時極也　節九二
集解引虞翻曰極中也未變之正失時極矣
樾謹按九二雖未變之正然不可謂失中也極當讀

爲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曰極讀爲亟亟是古字通也失時亟也猶云亟失時耳論語陽貨篇好從事而亟失時是其義也蓋初九居剛之初故不出戶庭无咎至九二而猶不出門庭則其失時也亟矣故凶也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未濟

注曰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也　正義曰君子見未濟之時剛柔失正故用慎爲德辨別衆物各居其方使皆得安其所所以濟也

樾謹按物之所處謂之居處猶其物亦謂之居考工

記輿人曰凡居材大與小無幷弓人曰居榦之道菑㮚不迆則弓不發皆處置之義也是故辨物者分別其品物也居方者處置其方位也辨物居方相對成義謂辨別衆物各居其方非傳義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繫辭傳

樾謹按方之言四方也物之言萬物也四方各以類聚如爾雅釋地云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是也萬物各以羣分如大戴記易本命篇云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

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
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是也樂記正義引
鄭注曰類聚羣分謂水火也集解引虞翻曰坤方道
靜故以類聚乾物動行故以羣分又引九家易曰方
以類聚謂姤卦陽爻聚於午物以羣分謂復卦陰爻
羣於子其說皆以求深而反失之至鄭君注樂記云
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則又失之小矣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韓康伯注曰失得之微者足以致憂虞而已故曰悔
吝　正義曰經稱悔吝者是得失微小初時憂念虞

度之形象也

樾謹按集解引干寶曰悔亡則虞有小吝則憂虞未至於失得悔吝不入於吉凶事有小大故辭有急緩各象其意也干氏之意蓋以虞爲驩虞之虞故云未至於失得言雖憂而未至有失雖虞而未至有得也韓伯此注與干寶說同正義以爲憂念虞度失注意矣惟如干說實亦未合傳但言悔不言悔亡乃曰悔亡則虞豈可通乎廣雅釋詁曰虞驚也然則憂虞猶言憂驚也或以爲驩虞或以爲虞度胥失其解廣雅此訓殆古易說歟

齊小大者存乎卦

注曰齊猶言辯也

樾謹按齊之訓辯初無依據韓意蓋謂齊小大與辯吉凶語意相近耳殆非也齊小大正與列貴賤同齊猶言列也淮南子原道篇齊靡曼之色高注曰齊列也是齊可訓列莊子盜跖篇齒如齊貝齊貝猶列貝也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曰列曰齊辭異而義同猶未及乎辯之也繫辭焉而明吉凶斯辯矣故又曰辯吉凶者存乎辭韓伯謂齊猶辯殊非傳意

憂悔吝者存乎介

注曰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

即悔吝者言乎小疵也

樾謹按所引王弼說見略例明卦適變通爻篇其文曰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以文義求之似王氏讀介為畍故以其位其介對文並舉釋文於略例出其介二字云音畍此得王氏之意者也又曰本又作分符問反蓋界限之畍與分量之分義得兩通故陸氏並存之不以為誤也韓伯訓介為纖介本王肅干寶之說乃

又引王弼說以證之殆未達弼旨矣釋文於此出乎

介二字云音界注同王肅干韓云纖介也是陸氏讀

此傳仍從王弼作界所謂注同者卽注中其介不可

慢之介也纖介之說則屬之王肅干韓其所見塙矣

其靜也專

注曰專專一也

樾謹按下文云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翕與闢正

相對此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專與直亦必相

對殆非專一之謂也專當作摶說文手部摶圜也考

工記梓人摶身而鴻鄭注曰摶圜也又廬人弓人注

竝同楚辭橘頌篇圜果摶兮王逸注曰摶圜也楚人名圜爲摶然則其靜也摶猶言其靜也圜圜者乾之本體也摶直翕闢皆言其狀非言其德摶作專者叚字耳史記秦始皇紀摶心壹志叚摶爲專也此云其靜也專叚專爲摶也釋文曰專陸作塼塼卽摶字之譌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注曰物之存成由乎道義也　正義曰此明易道既存天地之中能成其萬物之性使物生不失其性存其萬物之存使物得其存成也性謂稟其始也存謂

保其終也

樾謹按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能保其成之之性使長存而勿失即道義之所從出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爾雅釋訓曰存存在也邢昺疏即引繫辭成性存存以證之是存存重言非有兩義正義以成性爲一事存存爲一事解爲存其萬物之存下存字果何指乎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正義曰謂聖人於天下至賾之理必重愼明之不可鄙賤輕惡也

樾謹按惡之言麤也國語齊語惡金以鑄鉏夷斤斸韋昭注曰惡麤也儀禮既夕記主人乘惡車亦取麤惡之義天下之理至賾必詳悉言之方能共曉故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謂不可麤略也惡與善爲對文釋名釋言語曰善演也演盡物理也盡物理謂之善然則不盡物理謂之惡矣正義以爲鄙賤輕惡夫天下之理豈有可賤惡者知其不然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釋文曰鄭本作至賾云賾當爲動九家亦作冊　集解引虞翻曰動舊誤作賾也

樾謹按以鄭虞說觀之是古本此句作言天下之至賾與上句同正義曰若以文勢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然則孔頴達所據本亦作至賾矣學者徒見上文賾與動對舉故改賾為動不知此文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實專承天下之賾而言下文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然後覆說動字若謂此文賾字必與動對則下文動字何以不與賾對乎葢天下之賾天下之動文雖平列意實相承不必兩兩對舉也執後世之文法以讀聖經失之泥矣其兩云言天下之至賾似乎繁

複乃古人自有此文法孟子梁惠王篇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離婁篇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若以後世文法繩之兩王之不王兩瞽瞍厎豫亦可省其一矣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正義曰言君子合乘車今應負之人而乘車是小人乘君子之器也則盜竊之人思欲奪之矣小人居上位必驕慢而在下必暴虐爲政如此大盜思欲伐之

矣

樾謹按詩泮水篇思樂泮水禮記禮器篇正義作斯樂泮水我行其野篇言歸思復唐石經作言歸斯復蓋思斯並語詞古亦通用盜思奪之矣盜思伐之矣兩思字均與斯字同猶曰盜斯奪之矣盜斯伐之矣正義以實字解之未合古義

聖人以此洗心

注曰洗濯萬物之心

樾謹按傳言洗心不言洗萬物之心韓注非也釋文出先心二字曰劉瓛悉殄反盡也王肅韓悉禮反京

荀虞董張蜀才作先今按洗心之義當從劉瓛說尚
書酒誥篇自洗腆釋文曰洗先典反馬云盡也然則
洗之訓盡古有此義以此洗心者以此盡心也禮記
王制篇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盡心焉文義與此相近說文歺部殄盡也劉瓛悉殄
反蓋即讀如殄故訓盡也京荀諸本作先乃洗字之
省而集解引虞注曰以蓍神知來故以先心若然則
當云聖人以此先知何言先心乎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樾謹按以上下文法言之此數語殊爲不倫疑易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乃上篇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下之脫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乃交之重出者也當移至上篇曰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至此篇則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之乾坤

動而不括

注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閡之患也

樾謹按括與适通書君奭篇南宮括大傳作南宮适

是其證也說文辵部适疾也讀與括同然則不括卽不适言不疾也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君子不急於動故曰動而不适韓注訓括爲結又加閡字以成其義失之迂矣

於稽其類

集解引侯果曰於嗟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爰粵於也詩桑中篇爰采唐兮儀禮士冠禮爰字孔嘉毛傳鄭注並曰爰於也漢書敘傳尚粵其幾應劭曰粵於也然則於稽其類猶云爰稽其類粵稽其類耳侯訓爲嗟則讀爲烏轉於文義

未安矣

因貳以濟民行

注曰貳則失得也

樾謹按釋文因貳音二鄭云當爲弍集解引虞翻曰二謂乾與坤也是虞韓皆與鄭讀同然聖人何不明舉此二者以示人而但曰貳貳者何物乎後人各以意求之或以爲乾坤或以爲失得而聖人之傳幾同秦客之廋辭楚王之隱語矣殆非也周官小宰之職曰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鄭司農云貳副也司勳職曰大功司勳藏其貳鄭注曰貳猶副也功書藏

于天府及副于此者以其主賞司盟職曰既盟則貳之注曰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以此考之凡有正書而寫其副本曰貳古者三易之法掌于太卜民間不得見也然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亦欲使之知所趨避因寫副本行之邦國使民皆得取決焉故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是故變化云爲

正義曰是故變化云爲者易既備含諸事以是之故物之或以漸變改或頓從化易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爲也

樾謹按變化云爲與下句吉事有祥一律云亦有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曰公之云感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國語晉語曰其誰云弗從韋昭注曰誰有弗從是亦訓云爲有也變化云爲即變化有爲言其變化必有所爲也變化有爲故象事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知來上句用云字下句用有字文異而義同古書往往有此尚書洪範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爰即曰也爾雅釋魚篇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諸即者也疊句成文而虛字不同不可枚舉

若從正義之說變化云爲分爲四事則與下文不屬矣

不易乎世文言

王注曰不爲世俗所移易也

樾謹按易當讀爲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云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亦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策韓策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皆其證也白虎通號篇引尙書不施予一人卽盤庚篇不惕予一人施通作易故通作惕亦其證也不易乎世者不施乎世也言不得設施

乎世也不施乎世故不成名而爲龍德之隱矣

善世而不伐

正義曰謂爲善於世而不自伐

樾謹按傳言善世不言爲善於世正義所說非其旨也世當作大禮記曲禮爲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注曰世或爲大公羊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昭二十五年樂世心左穀經文世並作大桓九年左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善世而不伐者善大而不伐也下句曰德博而化善世與德博義正一律世與

博皆大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當以成就道德爲行令其德行彰顯使人日可見其德行之事此君子之常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甚爲不辭此日字疑曰字之誤大畜九三曰閑輿衛釋文云曰音越曰猶言也鄭人習反云日習車徒然則曰日二字之相亂在本書已有徵矣君子以成德爲行曰可見之行也猶云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可見之行也曰譌作日於義難通矣

恭言順也

樾謹按此順字即象傳馴致其道之馴集解於象傳引九家易曰馴猶順也蓋馴順並從川聲說文馬部馴馬順也是二字聲義俱同馴致其道即順致其道蓋言順也即蓋言馴也正義於彼云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於此云蓋言順習陰惡之道積微而不已是孔氏猶知順馴之同義唐時古訓未湮也

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說卦

集解引虞翻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既濟定故既成萬物矣

樾謹按繫辭傳云初帥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集

解引侯果曰謂有與常非虛設也是侯氏訓旣爲盡此云旣成萬物義亦與彼同猶言盡成萬物也傳本泛論必牽合卦名此最虞氏之失

巽入也

樾謹按說文丌部巽具也从丌𢁉聲顨巽也从丌从頭此易顨卦爲長女爲風者以此推之疑古說卦傳當曰顨巽也不曰巽入也蓋嘗徵之彖傳矣彖傳每不言卦名而言卦之名義如坎下艮上則曰險而止震下兌上則曰動而說皆是也獨至巽卦則皆曰巽無曰入者小畜曰健而巽蠱曰巽而止觀曰順而巽

大過曰巽而說行恆曰巽而動益曰動而巽升曰巽而順鼎曰巽而耳目聰明漸曰止而巽中孚曰說而巽彖傳無一入字然則說卦傳不作巽入也明矣蓋卦名本作顨說卦傳釋其義曰顨巽也彖傳言巽者皆顨之名義也自卦名變作巽則巽巽也二字無別於是用序卦傳義改作巽入也而古字古義俱亡矣

爲蕃鮮

正義曰鮮明也取其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

樾謹按蕃育鮮明則成兩義當曰爲蕃爲鮮不得合言之曰爲蕃鮮也蕃讀爲播周官大司樂職播之以

入音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然則周易段藩爲播猶周官故書段藩爲播蕃藩播並從番聲古音同也鮮之言散也國語周語地無散陽漢白石神君碑作地無𤍽陽鮮與𤍽同是故爲藩鮮猶云爲播散也震動故有播散之義後人不通古音斯失其解矣

爲廣顙

樾謹按釋文廣鄭作黃當從之上文爲寡髮本作爲宣髮集解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考工記鄭注曰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是鄭說與虞同爲宣髮爲

黃顙爲多白眼三句皆以色言也今作寡髮廣顙失
之矣

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

巘讝按爲曳二字似宜在其於輿也之下其於輿也
爲曳如睽六三見輿曳是也睽自三至五正有坎象
以經注經莫確于此矣爲多眚以下於輿義不相蒙
自爲曳二字誤倒在上乃以多眚屬輿集解引虞翻
曰坤爲大車坎折車軸故爲車多眚未免曲爲之說
矣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

蠱 序卦

樾謹按以喜二字疑當在必有隨之上其文曰豫以喜必有隨故受之以隨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正義引鄭注曰喜樂而出人則隨從正解豫以喜必有隨之義可據以訂正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注曰孚信也既已有節則宜信以守之

樾謹按說文卩部卩瑞信也守國者用玉卩守都鄙者用角卩使山邦者用虎卩土邦者用人卩澤邦者用龍卩門關者用符卩貨賄用璽卩道路用旌卩象

相合之形今經典相承皆以節爲之韓伯之意蓋謂節猶卪也所以爲信也故曰既已有節則宜信而守之晉人猶知古義唐以後不復知此矣

比樂師憂 雜卦

注曰親比則樂動衆則憂

樾謹按比樂師憂實周易中之精義韓伯此注殊爲膚淺集解引虞翻曰比五得位建萬國故樂師三失位輿尸故憂亦非其旨也蓋比樂師憂即需訟之一利涉一不利涉也需卦坎在上是未出險未出險則宜往而出險故曰利涉大川訟卦坎在下是已出險

已出險則不宜又入險故曰不利涉大川此需訟利涉一不利涉之別也然需訟之利涉不利涉以乾言也乾陽上升故需坎在上爲未出險而訟坎在下爲已出險若師比則當以坤言矣坤陰下降故比坎在上爲不遇險而師坎在下爲遇險不遇險故樂遇險故憂比樂師憂正與需訟之利涉不利涉相反而實一義也請更以蹇解井困四卦明之艮震皆陽卦也陽則上升故艮上有坎爲蹇而震下有坎則解矣兌巽皆陰卦也陰則下降故巽上有坎爲井而兌下有坎則困矣雜卦曰井通而困相遇也井以坎在上則

巽陰已通困坎在下則兌陰降而適與相遇也知非之通則知比之樂矣知困之相遇則知師之憂矣余著易貫一書頗發明憂樂之旨以明處憂患之道此書專擧古訓於易義未及敷陳姑撮其大旨如此

賁无色也

注曰飾貴合衆无定色也

樾謹按无定色不可謂之无色韓注非也集解引虞翻曰五動巽白故无色也若然則賁變爲家人矣舍賁之本卦而取義於家人不亦遠乎虞注亦非也然无色之義殊不可曉釋文引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

貌鄭云賁變也文飾之貌王肅云賁有文飾黃白色
以諸說觀之賁父得云无色惟上九白賁无咎王注
曰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是无色之義但可以言上九
一爻豈可以言全卦乎疑无當作亓乃古文其字集
韵曰其古作亓是也噬嗑食也賁色也食色正相對
成文因賁止一字故加其字以足之曰賁亓色也亓
无形似遂譌爲无色矣
兌見而巽伏也
注曰兌貴顯說巽貴卑退
樾謹按兌見而巽伏者陰始于上而極于下也賁卦

者必自下而上故有震艮巽長女之說然陰陽之理實不盡于此冬至之日一陽自地而升夏至之日一陰自天而降此陽升陰降之定理也故雜卦傳有震起艮止兌見巽伏之說震所以為起者陽始于下也艮所以為止者陽極于上也此學者所知也兌所以為見者陰始于上也巽所以為伏者陰極于下也此學者所未知也請以否泰二卦明之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陽已升陰已降而不復交矣聖人因名之曰否三陰在上三陽在下則陽升陰降而交焉聖人因名之曰泰是可見陰陽之理矣不然天位乎上地

位乎下豈非天地之正位何以爲否乎夫伏羲之卦
猶倉頡之字也畫卦之法必自下而上亦猶作字之
法必自左而右也一卦有一卦之意非必自下而上
亦猶一字有一字之意非必自左而右也然則兌兄
巽伏之說與巽長兌少之說何妨各成一義乎

孝經平議卷二

羣經平議卷三

德清俞樾

尚書一

光被四表 堯典

枚氏傳曰故其名聞充溢四外

樾謹按光被四外甚爲不辭詩噫嘻篇正義引鄭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然經文但曰四表不曰四海之表增字釋經亦非經旨今按僖二十八年左傳表裏山河表裏皆以衣爲喻是故四表猶四裔也說文衣部表上衣也從衣從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

又曰裔衣裾也是裔與裔本義皆屬衣以其在極外而言則曰四裔以其在極末而言則曰四表猶衣之有表也以其在極末而言則曰四裔猶衣之有裔也文選西都賦曰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表帶並言得古義矣

克明俊德

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元孫之親樾謹按此句當與上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連讀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由其克明俊德禮記大學篇引此文而釋之曰皆自明也是謂堯自明其德非謂明俊德之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皆兩句爲一義與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八句正相似僞孔傳割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蓋正取此數語與堯典相配也其後僞作二十八字者終之曰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則固以舜之元德配堯之俊德矣

厥民因

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

樾謹按經文止言厥民因安知其爲老弱者乎傳義似非經意也因之言重襲也說文艸部曰茵車重席廣

雅釋器曰複襂謂之裀蓋因有重複之義以其爲重
席而從艸作茵以其爲複襂而從衣作裀其義通也
厥民因與下文厥民隩文異而義相近隩本作奧見
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奧深也因有重複之義則
亦深也大暑大寒人不可犯皆宜深居以避之禮記
月令篇於仲夏之月仲冬之月並曰處必掩身是其
義也

允子朱啟明

傳曰允國子爵朱名　正義曰夏王仲康之時允侯
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允之舞衣故知古有允國允

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元以爲帝之允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啟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

樾謹按枚說是也說文糸部絑純赤也虞書丹朱如此蓋虞書有允子朱之朱有朱虎熊羆之朱有丹朱之朱許君謂丹朱如此然則允子朱與朱虎不如此明矣不然允子朱之文最在前何舍前而舉後乎即此可見壁中古文允子朱與丹絑兩字不同其非一人明甚孔傳雖僞然此說實勝馬鄭舊義學者不可不知也

試可乃已

傳曰唯鯀可試無成乃退

樾謹按經言試可不言可試經言乃已不言無成乃已傳義非也已當作以禮記檀弓篇則豈不得以鄭注曰以已字又曰以與已字本同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曰已本亦作以論語先進篇毋吾以也釋文曰以鄭本作已皆已以通用之證以用也試可乃以者言試之而可乃用之也史記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蓋不知已當作以而疑試可乃已文義難通遂改可爲不可古書之難讀久矣

巽朕位

傳曰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　釋文引馬注曰巽讓也　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入處我位

樾謹按諸說於文義均未安史記五帝本紀巽作踐當從之尚書作巽者叚字也踐從戔聲古音與巽近史記仲尼弟子傳宓不齊字子賤任不齊字子選踐從戔聲選從巽聲而皆名不齊是其證矣說者不知巽爲踐之叚字望文生訓失之

舜讓于德弗嗣

樾謹按文選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注引漢書音義曰古文台爲嗣是古文尙書作嗣今文尙書作台台卽怡字故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也古文台爲嗣猶韓詩嗣音作詒音公羊春秋治兵作祠兵乃叚借字史記五帝紀作不懌則以訓詁字代之也史公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穪謂史公雖得台字之義而于經文句讀有未審也此經嗣字當從今文作怡其義則從史公作懌而以舜讓于德爲句弗台爲句舜讓于德者言舜讓于有德之人也他如讓于稷契暨臯陶讓于殳斨

舜伯與皆有所讓之人而此無之者葢舜實亦未見有可讓之人但不敢便陟帝位故讓于有德者若曰天下自當有其人姑待之耳弗怡者堯弗怡也堯聞其讓而不怡懌葢不允其讓也故其下遂繼之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不然如下文諸臣之讓史臣必書帝曰俞女往哉或云帝曰俞往哉女諧此文舜讓之下堯猶無一言何以即紀受終之事乎

如五器

姚氏傳曰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

樾謹按姚方興以如五器連下卒乃復爲義葢即馬

融說太平御覽禮儀部引馬注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是也然如其說則但曰五玉卒乃復豈不甚明必變其文曰五器何歟隱八年公羊傳疏引鄭注曰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鄭氏此說千古無徵且以物相授與而謂之如亦未詳何義殆不可用也今按如猶同也廣雅釋言曰如均也上文同律度量衡傳曰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然則如與同並有均義律度量衡言同五器言如其義一也五器者五兵也國語周語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韋注

曰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也是古謂兵器爲器大戴記用兵篇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公問作兵予言作器此古謂兵爲器之明證蓋器械之中以兵爲重故得專以器名禮記少儀篇不度民械鄭注曰械兵器也謂兵器爲器猶謂兵器爲械矣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是古者兵器有五故謂之五器天子巡守所至必均同之故曰如五器也五兵之說諸傳記所載不一今姑依司馬法爲說其

詳見孔氏廣森禮學卮言

卒乃復

樾謹按姚傳襲馬融之說以此句連上如五器爲義未得其旨辯見前矣隱八年公羊傳疏引鄭注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然每方禮畢輒歸道里迂遠于事不便且下文言歸此文言復文既不同義亦當異若如鄭注何不言卒乃歸而必言卒乃復乎今按周官宰夫職曰諸臣之復鄭注曰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又太僕職曰掌諸侯之復逆注曰復謂奏事也卒乃復當從此義謂

每一方禮畢舜輒使人反報于堯也下文歸格于藝祖方是舜自歸曰復曰歸經兩別而言之何後人倘混而一之乎

歸格于藝祖

傳曰藝文也言祖則考著

樾謹按姚以藝祖即文祖葢陰用鄭義鄭君說上文受終于文祖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見史記集解又說此文歸格于藝祖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見詩我將篇正義是鄭意正謂藝祖即文祖也姚襲其說但不以爲明堂耳今按文祖之說自以

鄭義爲塙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然則舉文祖之一名以包靈府神斗衆名猶舉明堂之一名以包青陽總章諸名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舜之受終必於文祖猶周公朝諸侯必于明堂也孫氏星衍江氏聲竝宗其說洵無以易之矣惟以藝祖謂即文祖恐未必然文祖藝祖旣有異名必非同實若文藝一也何以前後俱言文祖此獨變文言藝乎且藝之訓文亦非古訓周官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猶言材藝也漢世遂以六

經爲六藝而後世因之有文藝之稱豈可以說唐虞之書乎尚書大傳作歸假于禰祖史記五帝本紀亦云歸至于禰祖廟此自是古文今文之異然文祖無異文而藝祖禰祖古今文不同卽此可知藝祖之非卽文祖矣釋文引馬王云藝禰也以藝爲禰是以今文說古文上文受終于文祖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是馬融之意固以文祖藝祖爲有別矣惟藝之爲禰殊無依據孫氏星衍謂聲相近此未得也藝當讀爲暬暬從埶聲古藝字止作埶漢書楚元王傳注曰埶古𡎺字司馬遷傳注曰䕭古藝

字蓋古作埶後作蓺又作藝轉相加而愈非古矣是故以藝為暬實以埶為暬古文以聲為主省不從日亦猶以哥為歌以臤為賢之例也國語楚語居寢有暬御之箴韋注曰暬近也暬之義為近禰之義亦為近襄十三年左傳正義曰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為近也隱元年公羊傳疏引舊說云禰示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己故曰禰以是推之疑古字止作爾爾近也其後又加示旁者神之也故說文無禰字也字亦通作昵高宗肜日篇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然則以暬為禰猶以昵

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則是泛論事理非以知力字
解經文知字也經文知字王氏恭讀如本字正義曰
是知爲臨之道此說與王氏合釋文依王注作音乃
首云音智失之矣
觀其生君子无咎觀上九
注曰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生
猶動出也
樾謹按王注以觀我生爲觀其道又訓生爲動出正
義因謂道是開通生利萬物故道得名生其義殊爲
迂曲生當讀爲性周官大司徒職辨五地之物生杜

于春讀生爲性是其例也觀我生卽觀我性也觀其生卽觀其性也率性之爲道故傳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京房說此經曰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然則以觀其生爲觀其性漢人固有此解矣

屨校滅趾　噬嗑初九

正義曰屨謂著而踐履也

樾謹按說文履部屨履也然屨履二字義自有別詩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不得易之曰糾糾葛履可以履霜蓋屨爲字可作履踐履字必不可作屨也周易履霜履虎尾字皆作履此文不云履校而云屨校義

殊可疑且校之爲物雖施於足然非著而踐履之也集解引虞翻曰屨貫趾足也訓屨爲貫疑其字未必作屨說文女部婁空也史記律書曰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以物內空中則有貫義或虞本固作婁歟婁校者內其足於校中也後人因下有滅趾之文改其字作屨似是而實非矣

白馬翰如　賁六四

注曰鮮絜其馬翰如以待　正義曰白馬翰如者但鮮絜其馬其色翰如徘徊待之未敢輒進也

檖謹按注言翰如以待則王氏之意不以翰如爲馬

色也禮記檀弓篇正義引鄭注曰翰猶幹也見六四
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是鄭君讀翰爲幹王氏此注
蓋陰從鄭讀但不用其幹而有之之義廣雅釋詁幹
安也王氏之意讀翰爲幹而訓幹爲安翰如猶安然
也故曰翰如以待正義以翰如爲馬色則待字無著
矣乃又增出徘徊字豈注意乎

剝牀以辨 剝六二

注曰辨者足之上也 正義曰辨謂牀身之下牀足
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

樾謂按王氏解剝牀以足爲猶剝牀之足足屬牀故

訓永爲長則下句聲依永爲聲依長矣於義難通蔡沈集傳曰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夫五聲旣有長短清濁之不同即不得言依永也豈將獨存宮聲而廢其四聲乎蔡說非也今按漢書禮樂志曰歌咏言聲依咏藝文志曰詩言志歌詠言是今文尚書永作詠當從之詩言志歌詠言謂詩所以言其志歌所以詠其言也依其所詠以定五聲是謂聲依詠又患其不和也而以六律六呂和之是謂律和聲古文尚書作永者即詠之段字耳釋文曰永徐音詠得之矣

枚傳曰衆庶皆明其教令而自勉厲翼戴上命　正義引鄭注曰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

樾謹按枚傳增字太多未得經旨鄭注以庶明爲衆賢明亦近不詞明當讀爲萌周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杜子春讀萌爲明又曰其字當爲明明是明萌古通用也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漢書霍去病傳及厥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注竝曰萌與甿同是古人每叚萌爲甿呂氏春秋高義篇比於賓萌鹽鐵論三代之盛無亂萌文選

上林賦以贍萌隸長楊賦遐萌爲之不安吳都賦李注引戰國策臣觀人萌謠俗漢成陽靈臺碑以育苗萌楊震碑凡百黎萌皆是也然則庶萌猶言庶民矣詩卷阿篇有馮有翼鄭箋曰翼助也庶萌厲翼言庶民勉厲以助上也惇敘九族猶堯典言九族既睦庶萌厲翼猶堯典言黎民於變時雍九族舉至近者庶萌舉至遠者故曰邇可遠在玆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此所以惇敘九族而庶萌厲翼也

簡而廉

傳曰性簡大而有廉隅

樾謹按禮記中庸篇簡而文溫而理鄭注曰猶簡而
辨直而溫也然則此經廉字鄭讀爲辨言雖簡約而
有分別也論語陽貨篇古之矜也廉鄭注曰魯讀廉
爲貶禮記玉藻篇立容辨卑鄭注曰辨讀貶廉辨並
可讀爲貶是其聲相近也故鄭讀此經廉字爲辨凡
人惟過于簡約則無等威易於無別書曰簡而辨禮
曰簡而文其義一也鄭說洵長于枚矣

剛而塞

傳曰剛斷而實塞　正義曰剛而能斷失於空疏必
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

樾謹按剛而能斷妄見必失之空疏正義所說非也塞當讀爲思堯典爲欽明文思今文尚書作塞正義引鄭注曰慮深通敏謂之思此古文說也後漢書劉愷傳注引鄭注尚書考靈燿曰道德純備謂之塞此今文說也是鄭君各依本字爲說釋文引馬融曰道德純備謂之思則以今文塞字之義爲古文思字之義矣說詳段氏撰異蓋思塞雙聲故義得相通堯典思字馬以塞字讀之然則臯陶謨塞字亦可以思字讀之剛而塞者剛而思也剛斷之人恐或不能審思則失之於不當斷而斷者多矣故必剛而思乃爲德

也

百僚師師

傳曰師師相師法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曰師衆也廣雅釋訓曰師師衆也猶之雍爲和也雍雍亦爲和肅爲敬肅肅亦爲敬古人之詞類然百僚師師乃衆盛之貌猶詩言濟濟多士也微子篇卿士師師非度梓材篇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凡言師師皆言衆也馬融解卿士師師非度曰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見史記集解枚傳以師師爲相師法蓋即襲馬融說然非古義矣

無教逸欲有邦

傳曰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樾謹按逸豫貪欲非美名也必無以此爲教者且經文止有邦二字乃增益之曰是有國者之常非經旨矣今按敎之言效也說文敎部敎上所施下所效也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曰敎之爲言效也言上爲而下效也釋名釋言語曰教效也下所法效也蓋教從孝聲說文子部曰孝效也孝從爻聲周易繫辭傳曰爻也者效此者也是爻孝敎三字竝聲近而義通無教逸欲猶無效逸欲與無若丹朱傲同義有邦二

字屬下讀有邦兢兢業業言有國者不可不愼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

傳曰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矦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正義曰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元云五禮天子也諸矦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繼謹按王肅本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爲說校則專以諸矦言其義皆有所未盡鄭義盡之矣而江氏聲據曲禮禮不下庶人謂庶人適用士禮不別爲庶人制禮于是又自爲說謂五等諸

侯爲三卿大夫四士五而引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證五等諸侯爲三其說似塙矣然不及天子義終未安今按五禮者天子也公侯也伯子男也卿大夫也士庶人也傳二十九年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可證公侯與伯子男之禮不同昭四年傳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其曰公者蓋兼侯而言公合諸侯謂公侯合伯子男也伯子男會公謂伯子男會公侯也哀十三年傳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此伯字杜注謂諸侯長非五等之伯其曰侯者蓋兼

公而言其曰子男者盖兼伯而言謂公侯帥伯子男以見於伯也古者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合公侯伯子男而一之分士庶人而二之固其說之小疏矣

予思日孜孜

傳曰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樾謹按上文臯陶云思曰贊贊正義曰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是其字作曰音越今作日讀人實反誤也禹此語與臯陶之語相承則其字亦當作曰因臯陶言思曰贊贊故禹言予思曰孜孜也曰者語詞

思曰贊贊者思贊贊也思曰孜孜者思孜孜也正義
解上文曰字未得其旨然即其語知上文是曰字可
知此文亦是曰字矣蓋兩語相承不容有異也

奏庶艱食

傳曰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
樾謹按如枚傳則當移庶艱食三字於暨稷播之上
必非經旨矣釋文曰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
穀然根食二字甚爲不辭詩思文篇正義引鄭注曰
教民種澤物菜蔬艱戹之食然菜蔬之類不爲甚難
且經止言艱食安知其爲菜蔬乎恐亦非經旨矣今

按艱當讀爲饎說文堇部艱从堇艮聲重文囏曰籒文艱从喜蓋喜聲之轉即爲欣成十三年左傳曹公子欣時十六年公羊傳作喜時是其證也喜轉爲欣則與艮聲相近故篆文艱从艮聲籒文囏从喜聲也囏从喜饎亦从喜兩字聲同故得通用儀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鄭注竝曰炊黍稷曰饎爾雅釋訓篇釋文引字林曰饎熟食也然則饎食謂熟食正與鮮食相對成義先時隨山刊木猶未播種止得鳥獸之屬而食之故曰暨益奏庶鮮食此時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田疇已可耕種兼得黍稷之食故曰暨稷

孫奭疏饋食鮮食也馬融百穀之說於義正合但必作根食則轉未安耳艱根並從艮聲囏饎並從喜聲以六書叚借之例求之皆無不合而饎食之義則視根食之義爲長矣禮記樂記篇天地訢合鄭注曰訢讀曰熹訢從斤聲得讀爲熹故艱從艮聲得讀爲饎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

傳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

樾謹按枚以忽爲忽怠與治理相對義殊未安至蔡

沈傳覓云忽治之反也更爲肌說矣忽字鄭作曶史記集解引鄭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敎於五官如其說則曶即今笏字笏以出納五言不辭甚矣然以鄭注釋之益於治字絕句而以曶字屬下讀其解非也其讀是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聲音之道與政事通故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在察天下之治理也曶以出納五言者曶乃語詞說文曰部云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又云曶出气詞也從曰象气出形然則曰曶二字古人並用爲語詞曶以出納五言者以出

納五言也名乃語辭不當以實義求之漢書律厤志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云云班氏此解以順字釋訓字順以歌詠五常之言卽訓以出內五言也古文今文文字雖異而句讀則同可證枚傳以治忽連讀之非矣又按漢志訓字今本譌作詠段氏撰異據隋書律厤志訂正今從之

樾謹按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與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文義一律舊讀以冀州既載爲句非也蔡傳曰經始治之謂載言既又言始甚爲不詞白虎通四時篇曰載之言成也既載壺口言禹治壺口既成乃治梁岐也壺口不言治者文見于下故省于上也猶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岳陽不言修者文見于上故省于下也此古人屬詞之法也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傳曰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鄭注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

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夫兖賦中下經無明文鄭何以知之且訓貞爲正而云正作不休義亦難曉及讀枚傳正與相當之說始悟鄭意鄭訓貞爲正者蓋謂正當也廣韵曰正正當也厥田中下厥賦亦中下賦正與田相當他州無田賦同等者獨兖則然如曰厥田惟中下厥賦惟中下則於詞累矣故變文曰厥賦貞也洛誥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曰貞當也厥賦貞亦此義也枚傳正與相當之說蓋竊鄭舊義謂賦第九則有意與鄭耳鄭注又曰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者正

作之正盡涉上文貞正也而誤皆云治此州工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故繼之曰言功難也曰工作誤爲正作而鄭義晦矣江氏聲尚書集注乃改鄭注中下爲下下殊鄭從枚其失已甚信述古之難也

嵎夷既略

史記集解引馬注曰用功少曰略

樾謹按略當爲垎說文土部垎土乾也一曰堅也嵎夷既垎正當從土乾之訓水退而土乾也作略者叚借字垎略並各聲从土从田義得相通說文田部順

城下川也漢書翟方進傳注引張晏曰堧城郭旁地廣雅釋水曰䀪池也王逸注七諫曰陂池曰抗然則垎之爲略猶㬹之爲堧䀪之爲抗矣

厥土赤埴墳

傳曰土黏曰埴

樾謹按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文選蜀都賦注引鄭注曰熾赤也是經文埴字鄭本作戠讀爲熾訓爲赤枚傳乃今文家說非古文家說也惟鄭義亦有未安既言赤矣何必又言熾乎戠字仍當讀如本字赤者赤色也戠者𢇛色也周易豫九四

勿疑朋盍簪虞氏本簪作戠曰戠叢會也襍色謂之
戠正取叢會之義周官縫人職鄭注曰柳之言聚諸
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公彥疏曰
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
赤戠猶柳穀也穀即說文穀字亦赤色日色赤而又
聚有諸色謂之柳穀土色赤而又聚有諸色謂之赤
戠矣下文曰厥貢惟土五色蔡沈傳曰徐土雖赤而
五色亦間有之不知五色卽包于一戠字之中經固
有文不待後人增益其義也

陽烏攸居

林之奇尚書全解曰諸儒之說皆以陽鳥爲雁竊獨疑之此篇所敘治水詳見九州之下者莫非地名此州上言彭蠡下言三江震澤獨于此三句中言雁非惟文勢不稱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古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昭二十年公如死鳥杜注衛地名又鄭有鳴雁在陳留縣淡北邊有雁門安知陽鳥非地名乎

樾謹按林說是矣然未盡也古鳥島通用釋名釋水曰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人物所趣如鳥之下也集韻二十二皓曰島古作鳥羣經音辨曰鳥海

曲也是以兾州島夷皮服史記夏本紀作鳥夷揚州島夷卉服漢書地理志作鳥夷後漢書度尚傳注引此亦作鳥夷然則陽鳥即陽島也古文止作鳥鳥夷也陽鳥也一也後人于鳥夷之鳥皆改作島而陽鳥之鳥則因誤解爲雁轉得仍古文之舊而其爲地名則益無知者矣林氏雖知陽鳥爲地名然不知鳥即島字而引虎牢犬丘之類以證之蓋古字亡而古義之湮久矣說文山部島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然島亦不必在海中史記司馬相如傳阜陵別島正義曰水中山曰島字亦作隝文選西京賦長風激於

列隯注曰水中之洲曰隯音島然則所謂陽鳥者雖不知何地要亦此類也呂氏春秋恃君覽有揚島豈即禹貢陽鳥歟至鳥夷之鳥字當作島而義則仍當爲鳥鄭注曰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則未免望文生訓矣

九江孔殷

傳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樾謹按史記作九江甚中枚義即本史公說然以經例求之如九河既道三江既入之類末一字皆言水之治九江孔殷亦當同之殆非甚中之謂也今按孔

當訓大老子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殷猶定也堯典篇以殷仲秋五帝紀作以正仲秋以閏月定四時五帝紀作以閏月正四時史公以訓詁字易經文殷訓正定亦訓正然則殷定同義兩尚書家之師說矣九江孔殷者九江大定也言九江之水東合大江故水勢大定也正義引鄭注曰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里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按鄭君說九江自是古義而以孔殷爲其孔衆多不辭甚矣雖古文家舊說治不可用

厥名包匭菁茅

正義曰鄭康成以厥名屬下包匭菁茅爲句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樾謹按厥名包匭菁茅與厥篚元纁璣組文法一律當以鄭讀爲正太史公以厥名屬上三邦底貢爲句作三國致貢其名集解引馬融注曰三國所致貢其名美也枚傳從之殆非經旨矣然厥名二字鄭注不傳不知鄭作何解周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曰古曰名今曰字蓋古謂字曰名故以文字題識即

謂之名亦或作銘司勳曰銘書于王之大常注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于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鄭注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葢書以識事古但謂之名後人因器物題識或須刻之故從金作銘耳厥名包匭菁茅旨因旣包裹而又纏結不可識别乃以文字題其上亦重之之意也他物則否故包匭菁茅獨言厥名也

岷嶓旣藝

釋文曰嶓音波徐甫河反韋昭音播

樾謹按說文無嶓字壁中古文葢止作播後人因其

是山名輒改從手者爲從山而其音猶從播之本音故韋昭音播也播與波古通用上文熒波旣豬馬鄭王本作播周官職方氏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並其證也播與波通故亦得讀從波音此陸德明所以音波也以音求之古字作播無疑矣

四隩旣宅

樾謹按四隩旣宅卽堯典所謂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者也故九山九川九澤皆言九而此獨言四也國語周語宅居九隩合通四海九隩亦當作四隩涉上文九山九川九澤九藪九原而誤也辯見國語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樾謹按上文甸服曰百里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皆積而計之也二百里者合百里而言三百里者合二百里而言四百里者合三百里而言五百里者合四百里而言也下文綏服要服荒服曰三百里二百里皆不積而計之三百里則自爲三百里也二百里則自爲二百里也獨此文曰百里采二百里男邦則積而計之也所謂二百里者合百里而言也曰三百里男邦則又不積而計之所謂三百里者自爲三百里也以前後文準之似乎自亂其例矣疑三百

甲本作二百里傳寫誤加一畫耳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二百里諸侯適合五百里之數皆不積而計之也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並同今本無可據以訂正然尋繹文義其誤自見蓋甸服分爲五等若曰百里賦納總百里納銍百里納秸服百里粟百里米則於文不便故積而計之曰百里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至侯服以下或分三等或分二等自無庸積而計之矣若如今本將使人積而計之乎則止于三百里將使人不積而計之乎則又成六百里疑誤後人莫此爲甚而於太史公及馬鄭之說皆不可通矣

堯典咨女二十有二人王氏引之謂當作三十有二人四岳爲四人十二牧爲十二人禹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爲九人殳斨伯與爲三人朱虎熊羆爲四人合之爲三十二人說詳經義述聞此文二譌爲三猶彼文三譌爲二凡若斯類其數顯然卽可從而訂正似無容別求證據也

二百里流

傳曰流移也言政敎隨其俗

樾謹按廣雅釋詁流末也漢書外戚傳託長信之末流是流有末義故冕玉之垂者謂之旒旌旗之游字

亦作旒其義竝通也此二百里最居五服之末故謂之流矣枚傳訓移未得其旨

怠棄三正　廿舊

傳曰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鄭注曰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枚傳即本鄭注然天地人之正道但謂之三正於義未明恐鄭義非也釋文引馬注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若然則有扈氏所建何正豈亦如秦人之建亥乎經無明文疑不足據今按爾雅釋詁曰正長也故古謂官長爲正昭二十九年傳木正曰句芒杜注曰正

官長也是其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齊人賂晉六正注曰三軍之六卿竊謂三正六正其義正同據周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雖未知夏制如何然上文乃召六卿詩棫樸篇正義引鄭注曰六卿六軍之將是王六軍六卿與周制同然則大國三軍三卿宜亦同矣是故三正者三卿也猶晉六卿謂之六正也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以天子之命卿而怠棄之則其不奉王命任用私人可見矣故以爲非也

御非其馬之正

傳曰御以正馬爲政

樾謹按史記夏本紀作御非其馬之政尋繹枚傳似以正馬釋政字其所據經文亦當作政也惟御非其馬之政於義難通政疑攻字之誤上文曰左不攻于左女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女不恭命此文曰御非其馬之攻女不恭命三攻字同義御非其馬之攻猶云御不攻于御也攻誤作政猶鄭注工作不休今誤作正作不休也說見禹貢厥賦貞下

子則孥戮女

傳曰孥子也非但止女身辱及女子

樾謹按如枚說則經文當言戮女孥矣非經義也周官司厲注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箕子爲之奴是古本止作奴不作孥漢書季布欒布傳贊曰奴僇苟活此因尚書家舊說然上文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明是誅戮之戮此承戮于社而言不當別爲戮辱之戮疑奴當讀爲孥文選長笛賦注引蒼頡篇曰孥捽也引也予則孥戮女言予則捽引而戮女也枚傳固非舊說恐亦未是耳

羣經平議卷三終